# 紅樓夢

#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為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

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爲什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爲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爲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囘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囘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

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
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
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
媽媽可聽見說柳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
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
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
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才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
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嘗不是
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厮們在各處尋找連一
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

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已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咱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狠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爲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爲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

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悮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厮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厮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麽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

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吊了還沒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廝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樣綑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厮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都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别的都不理論倒是薛

蠟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兒纔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

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来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来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為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診治也為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

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麼況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强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鵑將嘴向床後棹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

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那也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别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淚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已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

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厮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咱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咱們東西咱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躺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

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將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麽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麽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麽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的前日我們在店裡髣髴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

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閒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他勸纔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衆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塲呢言畢只是

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

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閒話了一面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强扎挣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狠大方如今

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沒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為寶姑娘這麽年輕的人想的這麽週到真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麽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

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已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了個什麼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

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已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去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為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

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卻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己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去看看況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寶玉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嗳喲這屋裡單你一個人記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閒着混飯吃的襲人笑

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撣子在那裡撣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趕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疤瘌瘌的掉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嘟嚕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嘟嚕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偺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

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赶也赶不了許多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偺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

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腳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麼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麼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麼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

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傍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閑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

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咱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

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傍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

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那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著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著膽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

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著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響口裏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直蹶蹶

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著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著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没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著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著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

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著平兒道偺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扯拉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已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倒慪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

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丫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讚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赶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

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什麽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別的事了麽興兒道別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一字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麽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

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麼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麼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麼時候叫你你什麼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

有人提一個字兒金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終

#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已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

丫興見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眞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服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襖青緞子掐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灣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攙進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便叫姐姐說今日實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著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赶着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妹子

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著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還禮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在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躭心這都是你我的痴心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着家裡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禮却不曾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以我為那等妒忌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冤没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

表頭十天頭裡我就風聞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
敢先說目今可巧二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
體諒我的苦心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
合心合意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要
是妹妹在外頭我在裡頭妹妹自想想我心裡怎麽過的去此
再者叫外人聽着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兒也
不雅况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偺們姐兒們還
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
地裡加減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
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

妹妹妯娌們怎麼容的我到今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在外頭住着我自然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還肯来呢拿着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着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這些小人們遭塌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樣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你我總是一樣兒妹妹這樣伶透人若肯真心帮我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願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個站脚的地方兒就

叫我服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別這麽着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兒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禮他原是偺們的丫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爲拜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做他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膽

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爲知己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麽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著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麽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

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著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車
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
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
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著容
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
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
厮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趕
散眾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
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
帶了進來引動眾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眾人見了他標

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
風聲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婆子丫頭都素
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都
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
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什房屋况在服中不好倡揚自
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丫頭一槩退出又
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暗吩咐他園中媳婦們好生
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
事不提且說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
起來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

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聲大奶奶拿些個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嘴裡調度那裡爲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能著些兒罷偺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

見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麼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自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怕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耐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好妹妹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

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尤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壻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壻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厮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的裏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

獺狗扶不上墻的你細細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殼平服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已說你只告我來旺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条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

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你去罷別鬧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道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便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妄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璉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却早防着這一着倒難為他這麼大胆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

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嬸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俻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也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著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了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朦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進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偺們兩個一同去見

官分証明白同來僧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著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嬸娘息怒鳳姐一面又駡賈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的沒艮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面駡著揚手就打唬得賈蓉忙碰頭說道嬸娘別動氣只求嬸娘別看這一時姪兒千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實在嬸娘氣不平何用嬸娘打讓我自已打嬸娘只別生氣說著就自已舉手左右開弓自已打了一頓嘴把子又自已問著自已說已

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已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娘的話不了嬸娘是怎麽樣待你你這樣沒天理沒良心的求人又要勸又要哭又不敢笑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麽使他違旨背親將混賬名兒給我背著咱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拿再者咱們過去只見了老太太太太和眾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裡趕著收什房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已

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麽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賬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這話哭着搬着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裏難道有茄子塞着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爲什麽你不來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麽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

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說著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著罷了衆姨娘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殼了當著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著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問親大爺的孝纔五

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著日後教導你們賈蓉只跪著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姪兒一時吃了屎調唆著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嬸娘若鬧起來了姪兒也是個死只求嬸娘責罰姪兒姪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娘料理姪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姪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猫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嬸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嬸娘有這個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說著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裡早軟了只是礙着衆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

口氣一面拉起來一面拭淚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麼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體諒我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娘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著叔叔嬸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嬸娘送過去好補上不然豈有教嬸娘又添上虧空的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著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

傻子也傻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麼人嫂子既怕他絕了后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赶着傳人收什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麼樣再收什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打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唬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麼人這樣大胆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

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抓住總然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麽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麽事做不出來况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

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偺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偺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咂着嘴兒笑道難爲你想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糊塗東西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既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來找事訛詐再要叨登起來偺們雖不怕終久躭心擱不住他說既沒毛病爲什麼反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

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偺們家的臉在那裡呢依我說只寧可多給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心都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都做賢良人如今怎麼說只好怎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既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

個去誑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
心腸兒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
妹妹去給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狠
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既見了你
妹妹狠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
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
後無奈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筭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厢
房收什了出來暫且住著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著我這不害
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
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娘寬洪大量足智

多謀等事罷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又指著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着把臉却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陪笑道罷了嬸娘少不得饒恕我這一次說着忙又跪下鳳姐兒扭過臉去不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這裡尤氏忙命丫頭們舀水取粧奩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趕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着道今日二嬸子要這麼走了我們什麼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傍邊笑着勸道好嬸娘親嬸娘已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裡又咽住了一面老婆丫頭們擺上酒菜

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吃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纔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衆人無罪少不得偺們按着這個法兒來纔好不知鳳姐又變出什麼法兒來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終

# 紅樓夢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劒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說著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姐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著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著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著衆姊妹說這是某人

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兒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歲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着嘴兒笑着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還俊些呢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

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
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
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爲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
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居住鳳姐一
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
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
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原是親
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
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個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
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

頓赶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這
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
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
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
親來當堂批準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
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
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
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為婚又沒
退斷使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
了怎麼沒準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

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準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有對証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著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

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已拉絆著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

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巳害了自巳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訛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巳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躱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

比親姑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
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二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
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跺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
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
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鬟名喚秋桐賞他爲妾賈
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來見了鳳姐未
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
出來敘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
矜之色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
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

來遲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狠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净又和姐夫來往太密沒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兒是的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已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自以為係賈赦之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

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鳳姐聽了暗樂自從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內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干人暗為二姐躭心雖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憐每常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淌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

一點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況素昔見賈赦姬妾丫環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一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卻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

麽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娼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聲兒氣得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喪聲嚎氣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妒了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賈母便不大喜歡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的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著鳳

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爲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妬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猾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能罷妹子若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三

姐兒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着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况于他賈璉亦哭說你只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卽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亦謀幹了軍前効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厮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胗視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詠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

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来胡君榮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裡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辞而去賈璉令人送了藥禮抓了藥来調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於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太醫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

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前九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偺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已通誠禱告說我情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常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贊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兎的陰人冲犯了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

桐一人屬兔說他冲的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爲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躱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麽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麽人不見偏來了就冲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裏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朶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攙雜沒有的呢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囘

去我没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爲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没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干淨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畢扎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

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方咽了去于是趕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丫嬛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已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丫頭們就只配没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衆人推丫環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来瞧見不禁大哭衆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寔在温和怜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泪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

皆知賈璉進來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麽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都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抬上去用衾單蓋了八個小厮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場眾族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鳳姐兒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

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去遊過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真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塲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擡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埂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丫環來請鳳姐說二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偺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用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可說只得

開了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
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
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
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廝丫環來拿自己提着來燒平
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來悄遞
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
這裡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
遞與平兒說道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個念心兒
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
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伴

宿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九回終